

裁军谈判会议

CD/PV.271
10 July 198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第二百七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4年7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V. I.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A.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J. C.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R. 比利亚姆布罗萨先生

R. R. 乌伯先生

澳大利亚

R. A. 劳先生

S. 佛利曼女士

J. 考特尼小姐

比利时

M. 德帕斯先生

J. M.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B.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P. 波普切夫先生

C.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吴佩登丁

加拿大

J. A. 比斯利先生
R. J. 罗尚先生
M. C.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林 成先生
张卫东先生
锁开明先生
路明军先生

古 巴

C. 莱丘加先生
E. 德·拉·克鲁斯先生
J. L. 加西亚先生
M. 维沃达先生
J. 马图谢克先生
A. 齐马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S. 阿法拉尔吉先生
I. A. 哈桑先生
M. 巴德尔先生
A. M. 阿巴斯先生

埃 及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F. 德拉戈尔斯先生
G. 蒙塔西埃先生
H. 雷尼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罗泽先生
H. 蒂利克先生
W. 库比策克先生
F. 扎伊阿茨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阿洛伊斯·默特斯先生
H. 韦格纳先生
F. 埃尔伯先生
M. 格德茨先生
W.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D. 梅斯泰先生
T. 托特先生

印度

M. 杜贝先生
S.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I. M. 达马尼克先生
P. 拉玛丹夫人
F. 卡西姆先生
I. 维拉纳塔特马贾先生
M. N. 达尔萨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K. 卡米亚布先生
F. S. 锡尔詹尼先生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B. 卡布拉斯先生
G. 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R. 迪卡洛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博士
小西正树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Z.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S. O.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荷兰

R. J. 范斯海克先生
J. 拉马凯尔先生
R. 阿克尔曼先生

尼日利亚

J. O. 奥博赫先生
F. O. 阿德希达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P. 坎诺克先生

C. 卡斯蒂略·拉米雷斯先生

A. 托恩贝里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H. M. G. S.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R. 厄克于斯先生

E. 博妮尔女士

H. 伯格伦德先生

J. 隆丁先生

A. M. 劳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P. Y. 斯科莫罗欣先生

V. F. 普里亚欣先生

S. V. 纳格拉多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L. J. 米德尔顿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N. G. 克莱因先生
H. W. 戴维森先生
R. 斯科特先生
J. 米斯克尔先生
A. 霍罗维茨先生
B. 莫顿先生
R. 沃特斯先生
P. S. 科登先生
A. 利博维茨先生
J. E. 麦卡蒂尔先生
J. 蒂尔尼先生
C. 韦尔斯先生
M. A. 温斯顿女士
R. 米库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T. 拉布拉多·鲁维奥先生
O. 加西亚·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格诺克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

J.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R.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苏联)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27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代表会议全体成员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以热烈欢迎，他对裁军问题特别关注并一直是促进裁军措施谈判的主要倡导人。去年他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了重要发言，并再次表示有兴趣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观点。我确信他今天在此出席会议将会鼓舞我们所有的人作出新的努力来促进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追求的目标。

我要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阿洛伊斯·默特斯博士表示欢迎，他今天将向会议发表讲话。我相信各位成员都会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他的发言。

会议今天审议议程项目4，题目是“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愿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的发言者都可这样做。

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外，今天的发言人单位上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及比利时的代表。

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发言。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联合国秘书长）：主席先生、尊敬的代表们，我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之际给它发来贺词是很好的作法。去年我曾有幸亲自在会上致词，现在我又在这样做，以便告诉诸位常规裁军和核裁军在我看来具有什么样的优先地位。因此，让我告诉诸位我所关心的事项并对目前的局势表示一些意见，目前的局势是引起所有国家深切忧虑的原因。

我们处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局势中，它既是威胁又是挑战。威胁产生于难以核查的新型武器的出现。这种趋势将使已经很不稳定的局势进一步受到动摇，这种不稳定局势的根源在于两个主要的核国家之间互相猜疑的气氛。

这项挑战就是要求具有必要的的能力来驱散这种相互猜疑的气氛而代之以互相信任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这将使我们能够制止军备竞赛并逐步谈判使军备水平的裁减。这样要求说当然要比做到容易，因为促进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困难而又棘手的工作。然而面对目前的危险局势，迫切需要进行这项工作。我将不回避承担起这项努力中落到我肩上的责任。

一些时候以来，我们面对的可能性是核战争的危险和互相毁灭，甚至是人类实际灭绝的威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联合国秘书长)

我充分了解，会议一直在以令人钦佩的坚韧的精神审议着避免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可行的措施。核战争比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常规战争都具有巨大得多的毁灭性。没有比这更直接或更密切地影响着人类及其一切价值准则的问题了。我在去年提交联大的报告中指出，核战争将是对人类活动的最终否定。尽管避免核战争的关键因素是掌握在主要的核国家手中的，其他国家也有责任作出贡献，控制可能达到危险的核级限的局势。人类生存的问题不由听由大国之间的谈判来处置。

我也特别对缔约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上缺乏进展感到关切。在几年前前景似乎要好些，但现在在核查技术的有效性问题上陷入于僵局。这再次反映出缺乏相互的信任，我要紧急呼吁采取新的精神和新的态度来审议该事项，并呼吁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工作以期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自1982年以来会议就在审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对于设立附属机构来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并进行谈判，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立场分歧，我希望这种分歧能得到克服。任何努力，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努力，只要能导致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一最终目标都应受到鼓励。联大已赋予了这个会议以多边谈判进程的重要的作用，会议应当起这一作用。

我满意地注意到关于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及销毁现有储存的有效谈判已在开始进行。这一被视为表明了有一种可赞许的政治意愿。我并不低估这个问题包含的复杂性，但我要敦促大家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为着人类的利益而谈判现实的妥协办法。已达到了缔结这项公约的时候了，全世界都在等待着。

我在去年对本会议的发言中说，会议工作的进展不应受到制于美利坚合众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双边谈判。我们为这个旨在实现裁军的双边进程是对多边级别的主要进程的补充。因而重要的是这个会议的工作应坚持下去和加强。在目前的危机局势下实际上除了加强我们的努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国际社会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主席：允许我代表会议全体成员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作的重要发言。

尊敬的代表们，请让我以苏联代表的身份讲几句话。

尊敬的秘书长先生，鉴于你明天就要开始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我要强调指

(主席, 苏联)

出, 苏联一直在不断地呼吁联合国对军备限制和裁军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它一贯支持旨在加强本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各国之间和平合作方面的作用方面的努力。苏联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的建设性性质, 已为苏联在联大会议上对这类事项的大多数决议的积极投票所证实。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K. U. 契尔年科指出, 为了加强和平的基础, 也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的能力, “联合国的目的就是维持和加强和平”。我表示相信, 你即将对我国进行的访问将取得成功, 并将为加强苏联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又一份贡献。

尊敬的代表们, 我提议现在作短暂的休息, 在此期间我邀请各国代表团团长或代理团长在捷克会厅同联合国秘书长会晤。全体会议将在 15 至 20 分钟后复会。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上午 10 时 50 分休会并于上午 11 时 10 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271 次会议现在复会。

大家记得, 根据会议本周的时间表, 我们应在这次全会结束后立即召集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议两个问题: (a) 就各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提案并在必要时对决定加以审议。(b) 第三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邀请。

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外交国务部长阁下, 阿洛伊斯·默特斯博士发言。

默特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能在今天向裁军谈判会议发言感到十分荣幸。在我发言之时正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主持会议, 这是一种令人欢迎的巧合。因此我的发言要先讲几句俄文。

你担任会议主席使我有机会强调指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很关心我们两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均衡关系, 这种关系对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都有益处, 因此对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基础上的欧洲真正的缓和和持久和平也是有利的。这种关系是东西方之间必不可少的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这种对话对任

(默特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何动乱和干扰都是十分敏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奉行这样一种进行对话、合作和谈判的政策。我们仍然确信，如果相互间保持密切的关系网就会逐渐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欧洲共同体的忠实成员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北大西洋联盟，同苏联及其所有盟国之间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我们在1970年签订的双边条约正是为此目的，该条约的中心条款是具体化地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上用俄语讲）

我们第一任联邦总理孔拉德·阿登纳1955年9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第一次访问贵国时曾在莫斯科说：

“德国人的心灵里强烈而深刻地隐藏着一种愿望，这也是占据人类心灵的愿望，即战争由于其自身的恐怖性质不会发生了。我们希望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关系以和平、安全、经济合作和避免紧张局势为指针。我们赞成苏联领导人的下述观点，即和平与欧洲安全的利益以及苏联人民与德国人民的国家利益要求以这种精神实现正常化。”阿登纳的这段话现在仍然是正确的。

特别使我满意的是，我是紧接着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之后发言的，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称赞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谈判机构之一。我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发言，他去年对本会议作的很全面的发言还留在聚集于此的各代表团的记忆中。我感激地注意到，秘书长就在上星期五也使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会议，即斯德哥尔摩会议感到同样的荣幸，这样，他就使这两个谈判会议即目前正在安全和裁军领域进行工作的两项重大努力具有国际社会的份量。

秘书长再次表示裁军谈判会议十分重要，同样，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会议。裁军谈判会议是作为永久机构设立的唯一的军备控制谈判决坛。它也是五个核武器国家联合起来解决裁军问题，包括核裁军的唯一论坛。

但是本会议最重要的特点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出席这个会议。第三世界出现新的权力中心以及危机和冲突是与第三世界各国军事潜力的增长密切相关的。这一情况使人们就不仅要从东西方的角度，还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军备控制问题。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在此出席会议的第三世界国家从本会议找到了它们参加解决裁军及安全这样一些有内在联系的极为重大问题的机会。第三世界的有关国家在本会议的活动中有它们的切身利益，但是它们也设法缓和了

(默特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东西方论战的后果，从而使裁军谈判会议在两大国的重要核谈判被单方面中止的情况下得以活动，并进行有益的工作，裁军谈判会议的广泛代表性表明了它的潜力和重要性，但是也表明了它负有特殊的责任。

但是众所周知，本会议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进展也很缓慢。但是，主席先生，我要向你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和公众在密切注视本会议的活动。我国政府希望尽最大努力为这一些活动作出贡献。最近，德国联邦议院就有力地支持了德意志联邦政府对可在世界范围核查所有化学武器禁止的所作的承诺。本着这一精神，德意志联邦议院对最近提交本会议的所有倡议都表示欢迎，最近的一次是美国提交的公约草案。

联邦共和国的议员们认为，这一本身具有灵活性的草案对永久消除一整类武器作出了具体而现实的贡献。德意志联邦议院及联邦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全球范围内任何时候都禁止化学武器比采取任何区域性的解决办法，例如比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办法要优越得多。如果采取任何区域性的办法就会分散人们对全球性努力的注意力，并且由于核查问题的复杂性，区域性解决办法很有可能被证明是无效的。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区域性谈判还会使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参与解决在它们看来也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

我国政府曾一再呼吁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并欢迎本会议为解决尚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对未来禁试进行核查的问题，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关于未来禁试制度的体制性问题所作的一切建设性努力。在这方面，在实现全面禁止以前，至少为寻求逐步限制试验的方案而作出的努力，是得到我国政府支持的。这同样适用于对即将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观点。我国政府认为，为限制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扩大而作的多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本会议的工作范畴。我国政府十分欢迎目前为这一领域进行谈判而作出的双边努力，我们希望美国和苏联能于9月份开始会谈。与此同时，多边行动将毫无疑问仍然是重要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尽快最终制定一项永久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也颇为关注，并且充分准备遵守在这一范围内禁止袭击民用核设施的规定。防止战争，包括核战争，必须作为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我国代表团支持设立一个恰当的工作机构来讨

(默特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论所有有助于增强防止战争可能性的问题，并重视由本会议的一个委员会迅速着手为完成这一关键任务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本会议以具有建设性的和远见卓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潜力。但是，不幸仍然缺少的一环是——在本会议范围之外，但这些工作十分重要——苏联和美国就核领域进行的双边谈判。正如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反复强调指出的那样，美国不附任何先决条件，准备在任何时候恢复关于中程核力量和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它们还吁请苏联回到谈判桌上来，希望会议能早日恢复。

我要谈一谈防止战争这个至关重要的复杂问题，并分析一下一般的安全政策的某些方面。

如果人们相信某些公开发表的宣言和最近几个月来的种种推测，世界范围内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现在人们把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说成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我国政府不同意，这是过分的担忧，因为我们认为任何核武器国家都不会想自我毁灭的。它们在面临核战争危险的情况下，都表现得十分有理智和谨慎小心，因为这危险会影响到它们自身的生存，美国 and 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不扩散条约的两个发起国就更是如此。确实，它们发展了一种安排合作的系统，能够使它们自己及其盟国免除现代军事机器固有的危险。

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战争恐惧中有一点却是真实的：紧张局势是危险的，决不能允许这种紧张局势毫无控制地发展下去，以免确实引起一场冲突。显而易见的是，战争一旦爆发，东西方的核潜力就会招致世界末日的发生。人们不能否认，除了紧张局势和军事集结这样一些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原因外，在核领域、常规领域和其他军事领域内军事潜力的巨大增长和人们产生这种担忧的心情，这二者之间也有一种因果关系。蓬勃的军备增长本身也成了紧张局势、不安全以及相互猜疑的一种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必要思考一下安全的概念，分析一下安全的各种含义，并研究一下如何最好地估计安全的需要。一个关键和理智的做法是要看到“安全”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各国都本能地感到迫切需要加强军备，使之足以与它们意识到的来自他方的政治、军事威胁相抗衡，并维护其自身的安全和生存。

(默特斯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这个意义上，安全的含义是基于潜在的敌对关系来确定的。这就是以防卫安全对付潜在敌手的概念。在另一方面，又有必要合作安全。基于必须防范威胁到它们所有这些国家，确实也就是感觉到我们所有这些国家的无名威胁，各国就藉助于合作安全，使它们自身处于相互支助的关系中。防范意识到的或潜在的敌手的防卫安全和有潜在敌手的合作安全这两个安全概念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两个概念任何一个都不应该忽视，尽管我们必须把努力加强后一个概念作为我们共同目标。与此同时，混淆这两个概念也会是危险的。

我们在国际上关于安全和裁军的讨论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各国认为它们主权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自主地确定它们所认为的政治或军事威胁，以及它们所认为的必须通过自身的防卫性军备努力来避免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这个阶段由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尚未制订出一种衡量安全的客观的国际标准。防卫安全的定义仍然是主观确定的。

拉丁词“*securitas*”的意思是“一种不存在恐惧和忧虑的局面”；俄文中的安全一词“*bezopasnost*”的意思是“一种没有危险的局面”。这两个词都表明，在敌对意义上的安全，很大程度是主观的概念。产生这种主观性的原因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地缘政治的不均衡、霸权主义关于安全的概念、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以及彼此不相融的价值概念。我说得简单一些：在一场冲突中潜在各方的合作只有在这样的程度上才能实现，即我们理解它们积极进行防卫备战的原因。这种理解不自动成为接受的同义语；如果潜在的敌手把自认为防卫安全的需要变成了一种政治攻势，那么这种理解甚至会使人们加强防卫势力。那些认为合作安全概念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目标的人——我国政府就是这样认为的——必须考虑到下述基本事实，即各国依据它们各自对危险和威胁所作的分析，不准备放弃自己防卫军备的态度。我看到与你们议程上的防止战争这一项目有直接关系的是，本会议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帮助人们为逐步改进各国的片面安全概念创造先决条件。我们都必须承认，任何国家都无权牺牲别国而得到它自己绝对的敌对或防卫的安全。

(阿洛伊斯·默特斯先生，西德)

我们一旦打破了怀疑与恐惧的恶性循环，打破了夸大安全需要的概念和由此产生的扩大军备的动力这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那么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开端。

合作安全的概念对我们大家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它要求各国或各联盟把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联盟看作自己的潜在敌手，同时又视其为潜在的伙伴；它要求我们一秉诚意地进行谈判而又不忽视防卫的军事需要。它要求我们在为自己提供武装安全的同时，在运用军事力量时还要有节制，开诚布公，同时还要计算精确。

这样广阔的前景和这样广泛的合作安全的行为准则，只有在各国就和平共处的最重要的基本规则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事实。所有国家都必须准备在口头上，最主要是在行动上，尊重联合国宪章从法律上对于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方面的严格禁止。如果不严格遵守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信任和安全就不会加强。只有一个例外：即各国按照宪章规定对武装进攻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目标、法律观点或意识形态可以为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进行辩解；我还要立刻补充一点，禁止使用武力涉及所有形式的武力，涉及所有种类的武器，既包括常规武器又包括核武器。我还要补充一点，不管我们怎样常常庄严地宣布我们承诺执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但对这一承诺的真正的检验却在于是否实际兑现，在于是否不断采取肯定的行动，即严格遵守包括所有军事手段在内的全面地不首先使用的原则。欧洲建立信任和裁军会议的意义就是要找到一种使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生效和得到具体表现的解决办法。

放弃使用武力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中占有一个根本性的重要地位。我国政府希望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更具体一些。在过去35年中这方面没有因为政府的更迭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努力沿着一条可靠的、可以有预见的以及采取合作行动的道路稳步前进。我国政府在裁军领域内一直努力为进一步巩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这一基础作出贡献。为了在尽可能低的军备水平上加强安全，我们为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有具体措施的均衡、公平而又可以核查的协定作了努力，为广泛制定信任措施作了努力。裁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合作行动的一部分，正如不能把寻求和平的努力降低到军备和裁军这类军事问题上一样。士兵和武器是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不信任造成的结果和标志，不是引起那种局势和不信任的原因。因

(阿洛伊斯·默特斯先生，西德)

此真诚的建立信任和真诚的缓和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人们认真而又持续不懈地为达成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作出努力，是为使各国的行为更富有和平意义这一头等重大努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和平，这首先意味着维护和平，反对任何战争危险。我们称其为 *Friedenserhaltung*。和平，它同时意味着建立于人权和相互信任基础之上，没有恐惧和贫困的和平。我们称其为 *Friedensgestaltung*。裁军作为藉助合作得到安全这一表现形式，在实现和平的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然决心致力于在任何可能实现的地方的均衡和可核查的裁军。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阿洛伊斯·默特斯博士所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关于我国的言词。

我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米洛什·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同志，这是我本月的第一次发言，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对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这一显要职位表示衷心的祝贺。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和你本人作为杰出的外交家、裁军谈判方面有经验的长期的参加者的能力，是我们会议在这个期间的主席职能将能最充分发挥作用的最可靠的保证，以努力确保这个主要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摆脱目前的僵局而向前迈步，并最终踏上导向取得具体结果的途径。我国代表团准备在这项努力中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亲密的兄弟般的合作精神来给你以充分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也要对瑞典代表团表示感谢，瑞典代表团非常熟练地主持了6月份的会议。特奥琳女士和厄克于斯大使为了寻求解决我们工作中尚未解决的组织问题的办法和手段不遗余力。

我们现在进入今年这届会议的夏季会期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因此令人遗憾的是，看来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我们显然又未能就诸如防止核战争、核禁试、核裁军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等这样一些优先项目设立附属机构。显然，这不是由于我们玩忽职守或未予注意，因为会议用了许多周的时间来进行协商并在各接触小组中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设法就拟议中的附属机构的权限的措词问题达成协议。遗憾的是，这项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几个代表团使我们面临不可能解决的任务——一方面赋予附属机构以好听的权限，而在同时它们自己却不承诺就裁军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阿根廷卡拉萨莱斯大使6月19日的发言中所表达的这个意思。事实上这些看来是技术性和程序性的问题却常常能很好地表明各国政府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如果各方都有意愿来解决问题并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职权范围通常会毫无困难地非常自然地出现。过去的裁军谈判经验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另一方面，确立权限方面的严肃问题毫无疑问地表明，而我们会议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出席会议的某些国家宁愿认为它们对于解决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并不感兴趣。我故意说“宁愿认为”，因为我们坚决认为如果哪个国家担心，要是同意采取措施来防止核战争、停止核试验或者逐步裁减核军备它就会失去什么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肯定是被对整个国际社会极其危险的错觉给迷住了。

也许这方面的最好的说明之一会在不是太远的未来来自我们这个行星的界限以外。军备竞赛不仅最近在地球上加剧了，最后有发展到进入外空的危险。这一事态的发展将具有我们目前还无法预见的极为深远的后果。但是现在已经明白，正如苏联政府6月29日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它将大大增加战争灾难的危险，并将破坏普遍限制和裁减军备的前景”。

近年来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局势，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其比喻为一个十字路口，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道路。要选哪一条路不必花太多的心思。只要看看联大38/70号决议或仔细听取来自各个区域集团的代表团在这个会议厅中所作的发言就够了。负责任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当战胜军事计划者为新的技术成就所刺激起来的目光短浅的考虑。我们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后一种态度仍在美国制订外空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仍然怀有发展基于空间的有效战略防御系统的幻想。正在向美国公众大肆宣扬这种幻想，而对于这个计划可能的破坏稳定的危险效果却几乎只字不提，这个计划的“有效性”将首先表现为对现有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定的破坏。

这种态度不仅是违反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的根本利益的，而且也显然是违反美国的自身利益的。显然，美国的立法者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美国国会众议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院对一项修正案的表决就是一个证明，该修正案禁止在苏联和其他国家放弃进行反卫星武器系统试验的情况下为美国在空间试验此种武器拨款。我们认为这项表决跟苏联去年作出的单边承诺密切相关，该承诺是，只要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不在空间放置任何类型的反卫星武器，包括这些武器的试验发射，就不在空间安置反卫星武器。我们也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6月11日所作的声明表示欢迎，该声明指出苏联宣布的暂停仍然有效，并仅仅把它视为朝向彻底禁止反卫星武器包括消除现在已存在的此种系统的第一步。并且向美国提出建议开展谈判以期达成这样一项协定。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支持苏美之间就此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并希望早日取得具体结果。我们认为应尽可能早的开始这些谈判，并且不要提出目前由于人们熟知的原因尚不能解决的其他裁军问题来使这些谈判复杂化。

我国代表团已对今年设立4个附属机构表示欢迎。它过去就愿意现在仍准备积极参加所有这些机构的工作。当然，各特设委员会的活动及各个时刻的情况都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仍然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都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那么在所有这4个特设委员会中都能取得有益的结果。在具有多边性质的机构中仅仅某些代表团和代表团集团持妥协态度是不够的。

如近年来的情况一样，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化学委员会中设立的三个工作小组的春季活动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某些代表团的阻碍，这些小组还是最终能够至少在未来公约条款的案文上进行一些工作。

这种趋势似乎延续到了夏季才有一点改善——没有哪个代表团企图曲解化学武器委员会职权的措词，这种情况在春季会期不断发生。但是，应当指出进展是非常缓慢的。我们仍然看到某些代表团这样的行径，无视其他代表团的立场，不顾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坚持提出它们常常是最大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实施公约的真实需要。让我举一个例子，关于初始公布的问题已经在会议内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讨论。显然许多代表团包括西方国家代表团都认为，除了关于化学武器数量和类型的较为详细的情报外，也没有必要指明这些武器准确位置。

化学武器常常是储存在不仅直接与化学战争有关而且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普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遍重要性的军事场所。另外，如果一国要想隐瞒某些化学武器储存的话，不公布这些储存是更容易的办法。已经为储存的核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某些代表团仍然顽固地坚持要求在初始的公布中包括对地点的描述。这样，一种完全不必要的要求继续在使关于某一方面的谈判不必要地复杂化。

在此方面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完全理解美国代表团宣传副总统布什4月18日提出的公约草案的愿望。代表团都维护自己的提案这是当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美国代表团在维护自己的提案方面不仅应通过在全体会议上或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重复讲述其各项条款，而且也应通过对其他代表团就此草案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作出反应。我在4月26日发言中提出了一些意见并提请大家注意我国代表团认为不适合列入未来化学公约的某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听到菲尔兹大使专为解释美国公约草案作了三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基本上等于只是重复草约中可以理解的部分，而没有对各代表团的质询和评论作出反应。我们也没有听到支持“开放性邀请”这一核查概念的必要性的任何一点论点。这样，对于该草案所有弱点的评论都遭到了忽视，而这些弱点在菲尔兹大使的发言中既没有提到也没有加以改进。

此处我还要说，如CD/500号文件所提议的并由菲尔兹大使7月5日作出解释的那样，武断地把毒性化学品及其前体分列于A、B、C三个细目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逻辑。这些细目的结构对于美国的化学武器显然是过于的宽宏大量了。在细目A中我们找不到QL，这是最危险的化学战剂VX的关键前体，如所周知，它是美国化学军备的实质性部分。然而，对于其他国家的军备来说被认为是重要的化学品却没有这么宽大。

在化学武器委员会中关于信任问题已谈了很多。信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我现在并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指出，信任或缺乏信任是许多因素的结果。所以，正如4月26日的《科学的美国人》所指出的：“一方面布什在日内瓦递出了橄榄枝，另一方面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却在哄骗国会中断暂停生产新的化学武器15年的计划而花费9千5百万美元来制造二元神经毒剂军火”，这是很难让人产生信任的。这些武器如果制造出来当然不是为了放进博物馆的。在这方面发表于《简氏防卫周刊》的罗杰斯将军的话讲得很明白。这位北约总司令认为北约应当部署正在美国制造的二元弹药；北约既需要带有长效致死性化学品的远程弹药，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这种弹药可由轰炸机携带或用作导弹弹头，也需要装有作用期较短的致死性化学品的短程的炮弹。

我还要谈一谈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活动。作为在今年春季会期结束时才得以恢复的这个附属机构的主席，我本来打算尽量利用剩下的时间按照去年的做法来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当时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的问题是在两个不同的小组中进行讨论的。但是从今年夏季会期一开始，所谓的联系的问题再次成为注意的中心并且带来了大量工作组织安排问题。最后我们终于决定不设立两个工作小组而在特设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工作，但我们还得就我们处理这两个问题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有这些程序上的困难问题，我们还是能够用几个会议的时间来就实质问题进行工作。瑞典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各自提出了一份文件，并就这些文件初次进行了意见交换。

先撇开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我在后面将会谈到，作为该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倒十分希望我们能够分别根据各自的性质来审议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及保护核设施问题。这将使我们有机会继续我们去年中断的工作，并利用过去两年来在此领域的活动的结果。我知道这些结果并不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但至少有一系列的问题得到了澄清，这将成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努力的基础。我愿意这样来安排我们的工作，使每个代表团都能自由表达它认为与这个主要事项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观点。但是，我希望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以便在这届会议结束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达到了什么地步。最近已为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提案，我希望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辩明这些提案是否能获得一致同意。

至于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它从事实出发，认为禁止放射性武器在性质上是和保护核设施根本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重要问题不论就技术性质还是军事和法律背景而论是不同的。在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的范围内，我们要考虑到制造按真正意义上的具体的武器的可能性。这将包括必须加以生产和储存的具最佳半衰期的放射性材料，并包括也必须加以生产和储存的必要的军火、装置及设备。这些最终制造出的武器的前提是可以准备付用、运输和使用。所有这些特点使得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成为一个典型的裁军问题，有可能采取适当的核查措施。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在另一方面，禁止攻击核设施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它仅仅是一个不对某些物体或设施使用武力的问题。由于不可能把同样的遵守和核查措施既运用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又运用于可能用来攻击核设施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后一问题应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

最后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对于甚至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会议期间我们共同的工作都没有取得具体结果这一点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充分意识到，裁军谈判出现僵局绝不能仅仅被看作是静态的缺乏进展。鉴于目前加速地和空前规模地扩充军备的情况，没有进展就等于是后退，因为随着每一种新型的武器被引进军火库中，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军备竞赛长期存在的责任应由那些对别人旨在打破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以及达成真正的裁军措施的诚恳的提案不作出反应的人来负。我们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提案比任何别的裁军机构都多。我国是许多这些提案的共同提案人。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提案仍然摆在桌上，许多都被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灰，等待着恰当的答复。

在结束之前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为有幸能在今天的会议上听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讲话而感到很高兴。我们将以应有的最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秘书长的发言。同样地也研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默特斯博士的发言。

主席：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发言及其对我国和对我个人所讲的热情的话语。

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劳先生发言。

劳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向今天上午给我们讲话的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秘书长光临日内瓦，并给我们讲话是我们这个会议的荣幸；特别是因为我们能聆听他陈述关于我们工作议题的各项重要问题的观点。我们拥护他关于有必要加紧努力实现裁军目标的呼吁，我们认为对他的发言，我们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思考。

我还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默特斯先生表示欢迎。

(劳先生,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知道我国大使不久返回日内瓦后会亲自欢迎你就任主席职务。但是,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保证: 澳大利亚代表团对于推动会议7月份议程上许多重要的工作, 将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确信, 你的经验和才干将大大有助于推动我们的工作。

我还要真诚地赞赏瑞典的特奥琳夫人和厄克于斯大使在指导我们6月份工作时所采取的办法。我们赞赏他们和瑞典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为取得进展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这就是厄克于斯大使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正继续干练地从事工作的态度。

澳大利亚代表团被列入今天发言者的名单它要谈的是计划本星期讨论的题目, 即化学武器问题。

主席先生, 几乎没有任何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者不强调指出, 本机构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多边的谈判决坛。

有些代表团因为举行的谈判如此之少表示遗憾, 本代表团也颇有同感。但是我们高兴地注意到, 在化学武器这个领域目前正在进行这样的谈判。

谈判的关键是, 努力确切地找出那些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 然后再来考虑尚存在分歧的领域, 以便达成谅解或协议。

主席先生, 不幸的是在我们目前的谈判中情况好象不总是如此。我特别想到了那些曾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 结果又有分歧的领域。

我还想到了这样一些情况: 某些代表提出了一些有益于各种立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 而其他代表团却拒绝谈这些论点, 或反驳这些论点。我们认为, 有人指责说这个或那个代表团在这方面特别不积极, 这是无的放矢。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完全参加, 我们所有的人都参加谈判。

迫切需要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必须尽一切解决未来公约中尚存在意见分歧的领域。这一点必须作为我们优先考虑的事项。

我们现在有机会表明, 裁军谈判会议有能力进行谈判, 有能力谈判一项象化学武器公约那样重要和复杂的条约。对这样一个机会一定不要放过。

(劳先生,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早些时候曾提到达成了协议的和尚存在分歧的领域。在围绕这项公约所进行的工作中, 我们对大部分领域的原则已达成了协议。

首先我们都一致认为, 这项公约的目的是使世界各国都不能再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

为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一致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销毁现有的储存和设施。

这一销毁工作应在公约生效以后尽快开始, 并在十年之内予以完成。

销毁工作也必须按照一项有待确定的计划来进行, 并且必须均衡地降低各国进行化学战的能力。

迄今为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 必须向世界各国确保, 该公约的目的已经实现。为此目的的各阶段销毁过程必须进行核查。

我们曾说过, 已经提到的协议的范围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人们考虑到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设施的各个方面存在着被称为相互依存的话, 这种协议的范围还可以扩大。

销毁必须是:

- 可以核查的
- 均衡的
- 彻底的
- 以一种使世界各国都能看到的方式进行。

只有关于销毁的宣布和计划中详细说明了销毁的数量、类型、地点等等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销毁工作的时间表不可能凭空产生出来, 它必须以了解现在有哪些化学武器, 又在哪儿以及如何销毁等详细情况为依据。

临时销毁计划一俟生效应交存协商委员会。

由协商委员会修改这些计划, 以便达到可以核查的、均衡的、彻底的和能看得到的销毁工作的要求,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因此, 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应该期望协商委员会或其执行机构修改时间表和规定核查程序。这种修改工作只有在计划生效之后, 即在协商委员会得到所有储存和核设施的详细情况以后才能做到。

(劳先生, 澳大利亚)

有关分阶段的和均衡销毁的一般性原则, 可以通过谈判来拟定, 并写进公约。但是, 必须由协商委员会同这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进行协商来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时间表。详细计划必须依据要销毁的化学武器的详细情况。

关于均衡地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 从而使任何国家得不到暂时的军事优势这一原则已为人们所接受。

但是, 在销毁过程结束之前, 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在军事上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国家关注的是能得到保证: 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的化学能力尽快地被降低。

如果首先销毁那些老式过时的储存, 在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均衡地销毁化学储存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这样一个程序对不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履行这项公约的最初几年, 化学能力的降低将是微乎其微的。

均衡地分阶段销毁储存和设施是非常复杂的。必须首先考虑尽快降低化学能力。所以, 必须在履行公约的初期就销毁可供实战使用的武器和设施。

在过时的储存对环境造成危险的地方应尽快将这些储存处理。人们希望不要等到公约生效以后才销毁这些储存。

在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从这些工作会议上获悉, 这种储存目前正处于销毁过程。

可以想象, 大部分过时的储存都能在公约生效以前销毁。如果做到这一点就会使均衡地分阶段和等量降低化学能力的复杂程度有所降低。

还有一个明显的结果是, 如果在公约生效前把过时的储存销毁核查的负担便会大大地减轻。

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定出干扰最小, 耗费人力最少的有效制度。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情报作为依据。

计算机技术的威力是很大的, 协商委员会的一个执行小组就可能储存与销毁过程有关的所有数据。然后就有可能按照这一过程在适当情况下向工作现场计算机提出询问。

(劳先生，澳大利亚)

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制定恰当程序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泛泛地涉及了这一问题。

不言而喻的是，如果程序是尽可能完全在数据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那么核查就将是有用的，而且不会有过多的麻烦。就要求在公约的最初阶段做到最大限度的坦率和开诚布公。

各国习惯于从保护只能由本国掌握的情报的角度来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根据公约的情况，如果作出充分和详细的宣布，国家安全就能得到最好的保障。

如果保持一个计算机化的中央数据库，就能确保各缔约国看到顺序进行的销毁过程。藉助遥感技术定期进行调正，再藉助于视察小队提供的报告来进行核实，这样就能监测到销毁的各个阶段。

我们预想的由计算机控制的过程将类似制造工业的过程。这种技术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可以根据协商委员会的要求而修改。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许会问，利用计算机监督销毁过程是否会排除继续进行现场视察的必要性。

这样一种见解是对计算机能力的错误理解。计算机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取代。它们可以减少对人力的要求，因而在核查销毁的情况下也应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并不能代替人力。

特别是，这些技术应该减轻人们对遵守情况的忧虑心情，从而减少质疑性视察的次数。但是，即使最先进的监测制度也不能免除以观察小组形式继续存在的人类智慧。

如果实现这种监督，核查工作就会大大简化。

主席先生，总之，我国代表团建议用中央计算机设施来监督销毁过程。为了使其有效，在编制程序时必须拿到尽可能多的有关储存和设施的资料。

主席先生，最后澳大利亚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并认为，监测核查以及核查遵守公约情况的各项任务是极为复杂的。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一挑战，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我们的发言将为讨论这些任务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个基础。

(劳先生，澳大利亚)

就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就可以取得进展。

美国代表团最近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几次非常有益内容丰富的发言，论述了禁止化学武器所涉问题的目前状况，并说明了美国公约草案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这些发言对本会议的工作是一个积极的贡献。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团也能提出一些意义同样明确，为一项全面公约进行谈判有关的建议。

就澳大利亚代表团而言，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这些谈判。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缔结一项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一项确保人们永远不再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话。

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德帕斯大使发言。

德帕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以及我的捷克斯洛伐克同事维沃达大使都用俄语作了发言之后，我也冒昧地本着社会主义的学习精神效法他们，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祝贺你担任这一新职务。对于你在刚开始担任本月主席时就表现出的果断和工作效率，我们已经表示了钦佩，我们祝愿你一切如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明白，你的成功也是你的各位前任的成功，他们有：我们瑞典的同事厄克于斯大使以及来自斯里兰卡、罗马尼亚、波兰的各位同事。他们都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总能取得他们本来所希望取得的成果。然而，你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将是在这里一任接一任的所有杰出的主席努力工作的结果。（以上讲俄语）

很明显，今天我是以非常谦卑的心情，在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国务部长阿洛伊斯·默特斯先生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发言的。我想我们都应向他们高尚思想表示敬意。在这里，我还愿向荷兰的新大使，我的比荷卢伙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表示欢迎。比利时同荷兰是以特别悠久，特别亲切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

最近，我们听到了一系列内容重复，简单浅薄的指责性发言。其大意是说（用法国寓言家的话来说），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裁军谈判会议缺乏进展——这个害群之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它的盟国。

(德帕斯先生，比利时)

这种简单化的综合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对此，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都倾向于抓住当代政治形势的无限复杂性。为了试图用现成的说法对这些方面加以阐述我甚至不禁要说，狭隘而教条的公式就是，忘记塔列兰所说的，“任何事情如果太过份就变得没有意义。”

我，或者我的各位西方同事，本可以从头再来一遍：提出西方对目前紧张局势的解释，设法找出责任归咎于谁，区分假设与事实，指出重点，规纳出各种意思。然而，这些在正式文件和科学分析中已经提过几百遍了。谁要想提高效率，谁就会看这些文件。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裁军谈判会议既不是一个政治学系，也不是一个审议机构，也不是一个人民法庭，而是一个谈判机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找罪责——我们完全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国家专门为寻找别人的罪责已走了多远——而是为了解决人们委托我们处理的裁军问题寻找多方可接受的办法。

在这些裁军问题中，化学武器问题是今天会议的议程项目。现在，我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今天会议议程上的一个问题，而且在最近海湾战争发生的震惊事件之后，这个问题正在产生可悲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努力尽快寻找解决办法。在这一方面，当然，我必须再次向厄克于斯主席表示敬意。他不遗余力地为这一目标作出了巨大努力，我要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的感激他。

比利时认为，目前存在着使化学武器谈判圆满结束的一切条件。

关于实质问题，已经提出了几个重大的提案。美国提交了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最全面的条约草案。我们的美国同事宣布，这个提案在各个方面都是可以谈判的，从而，表现出它愿意解决尚未得到解决的各个问题。他在这里所作的一系列发言中，一直在对美国的提案进行说明和阐述，并回答这一提案所引起的问题。主席先生，贵国苏联已提出各种各样的提案，其中有一些特别关于公约的范围的定义以及对销毁储存的核查，都表明有可能达成协议。

关于谈判的组织结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已设立了三个设想得很好的工作小组。从而，有可能对公约的主要方面进行有条不紊的工作和系统的研究。这几个工

(德帕斯先生, 比利时)

作小组的各位主席都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我对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卓越的能力表示钦佩。我心中想的不只是坐在我后面的杜瓦尔特先生这位主席, 还有我们的其他几位同事, 他们正在精力充沛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尽管存在这几个有利的方面, 谈判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在实质问题方面, 在讨论中大部分都是重申已经为人熟知的立场。这就给人一种印象, 好象我们正在一种迷宫内徘徊。至于谈判的方法, 使人们得到一种蒙眬的印象。这种模糊不清的状况使那些有关人士不能看清交给他们处理的问题的现状。

在如此复杂的谈判中, 方法是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自从1980年以来, 对于公约的结构事实上已达成一致意见。比利时代表团认为, 最好应坚持这一结构, 然后应集中讨论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我敢于建议, 进行这项工作应借助于一些文件, 例如, 关于就悬而未决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明确的可供选择的提案进行说明的文件。我建议三个工作小组的主席系统地同各级多边谈判进行联系。

在这里我冒着不得人心的风险, 还要建议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今年会议结束后到1985年复会之前这段时间内召开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些办法使我们从九月到二月这段长时间内可以组织一些将大大加速我们工作的有益的会议。

无论如何, 我认为必须保持我们在过去四年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把1984年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系统地补充到1983年的报告, 即CD/416号文件中去。我将向厄克于斯大使提出这个建议。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坚实基础上, 开始1985年会议, 从而, 当我们认识到一届会议的工作被下一届会议大大忽视的时候, 我们会受到激励, 而不是变得士气低落。

核查问题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里, 如同其他地方一样, 有关核查问题, 这是所有裁军谈判的一个固有¹问题, 其困难在于, 象我们这样的开放性社会的局势要同东方国家的关闭性社会的局势和谐一致。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西方社会中, 实际上对一系列违约的情况不立即查出是不可能的, 相反, 东方各国的秘密性质使人们有理由作最好的希望, 同时也怀疑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然而, 我们必须作最坏情

(德帕斯先生, 比利时)

况的假设。当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以及我们公民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必须能够向我们的人民保证,其他缔约国不容置疑地、忠实地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在安全方面,双方的情况是相称的。

讲到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刚才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事援引的罗杰斯将军的话,在我看来似乎不够完全。罗杰斯将军的发言我看过,但现在不在手头。他指出,如果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遭到失败,那么,大西洋盟军司令部还有必要拥有化学武器。我想他的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他作了悲观的假设,认为我们的谈判可能失败。

因此,化学武器公约必须有有效的核查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进行两级活动。第一级就是系统的现场国际核查:这关系到销毁化学武器储存以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整个过程。还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确保民用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到目前为止,谈判仅仅认真地解决了关于核查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也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两方面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级就是有关在一个缔约国对另一个缔约国提出怀疑或指控的情况下进行核查。我们认为,规定一种进行任意核查的制度不存在侵犯国家主权的问题。根据这个制度各缔约国必须毫不争辩立即接受那些爱管闲事的核查人员凭空任意进行核查。在目前的谈判中,有必要规定客观的条件,时间期限,以及事先协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如果拒绝协商委员会根据申诉而要求进行的国际现场视察(这种拒绝是一种假设,但不可排除。)其最终后果可能是废弃条约。这似乎就是各个法律义务的均衡。

关于这些在谈判中应更加心平气和地加以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认为恢复两个主要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欢迎布什副总统就这个议题提出同苏联举行双边磋商的建议。

比利时认为,苏联同美国进行裁军问题的双边磋商,表明这两个国家认识到它们为维护和平承担极重大的责任。这些谈判肯定会有益于多边谈判。因此我们认为苏联同美国之间的这种双边磋商总应受到鼓励。

刚才我在发言中大部分都是讲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我还要就核禁试问题讲几

(德帕斯先生，比利时)

句。使我感到惊奇也有点可悲的是，我认为在这里的发言人中我是第一个提及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6月12日在这里所作的发言。

我想，如果我们都现实一点的话，我们都会明白，今天是不可能就全面核禁试达成协议的。日本关于禁止其强度超过可核查级限的地下核试验的建议，可以成为使我们逐步接近全面禁止这种理想目标的临时措施。

比利时赞成日本提出这建议的动机：寻求导致全面核禁试的进程，并越过使我想关于鸡同鸡蛋的故事的这种核查与禁止之间的矛盾。

比利时出自同样的立场，支持西方伙伴提出的这种建议：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其职权范围将使该委员会能够对全面禁试的所有方面加以审议，以期对这个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根据目前这个职权范围草案的措词，完全可以对日本的建议进行审议。因为这个唯一懂得核攻击意味着什么并经常以令人震惊和庄严态度表达这种知识的国家所提出的倡议，大家都是感兴趣的。

主席：我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今天在我这里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吗？

正如全体会议复会开始时所宣布的那样，现在我打算结束全体会议，召集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希望这个非正式会议不会很长，几分钟时间即可。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12时30分散会。

×× ×× ×× ×× ××